

哥本哈根 — GNSO 共同会议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 (RrSG) 和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NCSG)
欧洲中部时间 2017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 9:00 至 10:30
ICANN58 | 丹麦哥本哈根

格雷姆·邦顿

(GRAEME BUNTON):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看起来现在我们差不多达到法定人数了。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上午参加这次会议。老实说，我不确定这是我们的会议还是 NCSG 的会议。是我们的吗？太好了。嗨，这是我们要求的。谢谢大家今天上午来参加这次会议。

我觉得这是一个友好、温和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放松地参加新的 ICANN 会议。并不是特别早。米凯莱已经在表达异议了。我们的议程上有一些东西要讨论，但在此之前，我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我们 NCSG、NCUC 和 NPOC 的同事，然后聊聊天，确保沟通渠道开放。

我认为，总体来说，我们的目标通常都是非常一致的，很高兴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不一致，需要稍微谈谈，分享一些想法，然后继续前进。所以我认为我们就不需要相互介绍了，因为这可能在今天早上并不是很有用，也许我们可以先让 DNA 稍微谈谈健康域名。可以吗？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TAPANI TARVAINEN): 好的, [听不清] 要求爱德华·莫里斯 (Ed Morris) 来讲这个, 他中途要离开, 所以我们先让他来讲。

爱德华·莫里斯:

那么我们开始吧。首先要谢谢你的邀请, 格雷姆。在委员会中, 我们两个团体合作很密切。可以说, 你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 如果团体也有好朋友的话 — 所以很高兴能在朋友之间开始会议。虽然有差异, 但“健康域举措”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其中包括我们在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中的人。

我们担心, 尽管公民社会被列入了一些提案, 但没有人联系我们, 并在下游抵抗这个问题, 开始在下游为私人个人协议创建版权 UDRP 是对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个真正威胁。

如果我们要在 ICANN 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设置层级, 那么我不确定是否还有很多人会继续在这里。我试着让我的话不要成为一种攻击, 而是更像对话一样,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来自哪里, 它如何与你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有关, 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共同努力, 减轻我们的忧虑, 同时让你们能够做你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

格雷姆·邦顿： 谢谢爱德华。抱歉，等一秒钟。可能有一个小技术问题。好像会议记录有点问题。我们是否有可能需要多长时间的时间表？比如说我们暂停两分钟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暂停十分钟？那么我们要 — 我看到米凯莱想要发言。米凯莱，我没有把你忘了。如果后面的人想加入我们，桌子那里还有位置。爱德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让你几分钟后重讲一遍，因为会议记录可能比较有用。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听不清]

格雷姆·邦顿： 好的。谢谢。那么大家暂停一会。我们要处理会议记录。这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本次会议期间的第一次会议，包括员工，所以给我们三分钟，我们一会就回来。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音频测试。你们能听到吗？

格雷姆·邦顿： 可能还要等一两分钟。丝黛芬尼，关掉你电脑上的扬声器。他们还在处理会议记录，所以我们再等他们一两分钟。如果我们 — 我们不如先继续吧。谢谢丝黛芬妮。我们也许可以继续下去。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听不清]

格雷姆·邦顿：

大家好。抱歉，他们仍然在那里处理会议记录的技术问题。我是格雷姆，现在没有会议记录，如果有人不认识我的话，我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如果你们习惯的话，最好在讲话之前说一下自己的名字，不管有没有会议记录。

等会我们可能要让爱德华重新讲一下他刚才谈到的 HDI，然后米凯莱要发言，接着我们开始，希望等会会议记录能恢复过来。

爱德华·莫里斯：

谢谢，格雷姆。首先，我之前说过，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们都是朋友。我个人在理事会和其他领域都认为你们的团队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团体。我在非商业方机构闭会期间也讲过这个，另一方不太喜欢。但在大部分问题上，我们都是团结一致的。

对于 GNSO 的未来起草 [需要]，达茜一直是我们所拥有的共同立场的杰出的倡导者。所以最近出现的健康域举措，也就是 HDI，引起了我们社群的担忧。我们的担忧可以说是双重的。

一个是版权 UDRP，虽然它表示它是在公民社会的参与下，以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制定的，但我们发现公民社会团体没有从

一开始就参与。当然，我们没有。我们担心这一点。我们担心把这个放在下游，可能会抑制自由言论。

我个人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在下游达成这些协议，那么我们正在危及我们在 ICANN 工作所依赖的整个生态系统。如果我们只是在 ICANN 中设置层级，那么我不确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在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型中以志愿者身份工作。如果你们所做的就是设置可能会超越下游的层级，那么为什么要给你们时间来做这个呢？因为在现实中，这样做几乎没有价值。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试着让我的话听起来不是非常 — 关于这个举措，存在很多夸张之处。我试着用一种不夸张的语气来说，用对话的语气。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爱德华。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 HDI。我认为总体来说可能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注册服务机构参与了。我认为可能非常狭窄。米凯莱，你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我看到你在排队等待发言，所以这个问题由你来讲吧。

米凯莱·内伦

(MICHELE NEYLON)：

好的，谢谢。HTI 与我们利益相关方团体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它不是 ICANN 事务，也不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事务。所以真的，尽管一看，我们可以谈谈人们对某个文件

中的各种提案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没有制作文件。会议桌上的这群人并没有制作这个文件。

爱德华·莫里斯：

我认为，可能让我们中的一些人或者我们这一方感到困惑的是，在上一届的印度会议上，我们发现 DNA 是通过你们获得会议室分配的。

米凯莱·内伦：

好吧，DNA 并不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我们公司不是 DNA 的成员，也没有打算加入 DNA。这张会议桌上的大多数注册服务机构都不是 DNA 的成员。

正如格雷姆所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尽管大概一年前我可能对关于 HDI 的讨论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意见，但那几个月我跟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大关系，除了阅读奇怪的电子邮件外，我认为我甚至没有回复这些邮件，除了说“嗯？”或者“真的吗？”我跟它并没有很大关系。

所以如果你们要谈到讨论和文件，以及你们听说过的什么东西，这是可以的，但你们要知道，我们并不是制定这个举措的团体。如果你们对我们制作的什么东西有问题，没关系。我们可以谈谈。

但我希望你们能花时间讨论我们直接参与的东西，如果这有所帮助的话。

爱德华·莫里斯：

已经非常有帮助了，米凯莱，因为当你阅读网上的一些东西和人们对它的反应时，你会发现他们认为它属于 — 例如 ICA 的菲尔·科温 (Phil Corwin)，实际上认为它属于较大的注册服务机构团体。所以你刚才的声明已经很有用了，谢谢。

格雷姆·邦顿：

我看到丝黛芬妮有一个问题。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是的，谢谢。你们的团体是否与我们一样担忧或者 — 我不会说与我们一样担忧，因为我认为我们对它的兴趣比你们对它的兴趣要多得多。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是又一个例子，也就是政策可以由一定数量的人制定的最佳实践来设立，然后输入到 ICANN。

你们可能会记得，大约一年前有一个问题，ICANN 合规部门开始在一个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纳入一项约定的最佳实践，并对其他人说：“这是最佳实践，你们为什么不把它放在你

们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里呢？”当然，这从来不会经过政策制定流程。

所以它对于某些利益相关方来说可能是最佳实践，但不一定反映了特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担忧。提出这一点的团体说他们已经咨询了公民社会，他们可能确实咨询了公民社会，但并不是在 ICANN 露面、构成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一部分并参加 PDP 的人。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讨论的东西。

可能有一个公民社会组织说：“喔，这听起来是个很好的注意”，而对这里涉及的所有晦涩的细节一无所知。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丝黛芬妮。好的，目前已经有一些很好的意见了。首先，这不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举措，尽管涉及了一小部分注册服务机构。丝黛芬妮刚才所说的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份合同规定，如果我们同意 — 我忘了具体怎么说的了，它不是最佳实践，而是像一个行为准则或者什么东西 — 然后它变得具有约束力。

我们一直在研究我们自己的滥用报告框架，这方面我们需要在内部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们对于如何表达和陈述这一点非常谨慎，因为我们不希望它无意中对每个人都产生约束力，这是政策，并不是我们要试图实现那个目标。

其他人对 DNA 或 HDI 有看法吗？我们实际上现在已经弄清楚
了，也许这里不是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的合适场合，所以我们
可以就此打住，谈谈其他东西吗？太棒了。很好。好的，谢谢
你们。

下一个议程事项，我想我们要返回。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
噢，在会议室里。我也可以去那里看看。噢，是的。我们的议
程上有 RSG、成员、内部结构概述，如何进行内部治理和外展
等等。可能有用。

爱德华·莫里斯：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提出问题。再说一次，ICANN 是个出
色的组织，他们在我们的结构中创造了 NCPH。所以我们在过去
五年中有四年时间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一起躲在某个酒店
中。因此，我们了解，在 NCSG 中，他们的每个选区如何运
作，他们的治理模式如何发挥作用或不起作用，但是我们真的
不知道房子的另一边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认为我们至少要了解你们如何发挥作用，你们的会员资
格是什么样的，甚至你们如何外展，或者是否外展，这对我们
很有用，因为我们在成员资格潜力和可能性方面处于完全不同的
环境中，另外，我们还想了解你们如何进行内部治理。

例如，当理事会开幕时，达茜突然出现了，这很好。但她是如何到那里的？你们选举官员的流程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对此有

点感兴趣，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了解你们的职能，因为我们现在对 CSG 有了完整的了解，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工作的，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谢谢。

格雷姆·邦顿：

当然。谢谢爱德华。我看看我自己能不能讲其中的一大部分。如果我讲漏了什么东西，或者你们听厌了我的声音，欢迎大家随意插话。ICANN 有认证的注册服务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是一个子集，因为并非所有经认证的注册服务机构都加入了我们的团体。

任何经认证的注册服务机构要加入的话，每年的年费大概是 675 美元。我们有投票成员的规则，但没有针对投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规则，所以随着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之间的重叠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了一些紧张局势。我认为我们的成员是 100 个左右，这是相当不错的。注册服务机构很多。并不是所有这些都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投票成员，但这意味着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电子邮件清单、内部讨论和资源等等。

关于我们如何运作的这一点很有趣，因为我们正在修改我们的章程。我认为我们的章程复杂得滑稽。很多东西的措词令人费解而且很糟糕，导致达西最终被选入 GNSO 时发生一些麻烦的情况。但我们有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一位秘书，一位会

计，这些都是选举产生的。我们目前每年选举一次，通常是在六月份。我们也选举我们的 GNSO 理事。

我们有关于地理多样性的一些规则。坦白来说，我们在努力填补。在我们最近的 GNSO 选举中，我们遇到了一次非常不愉快的情况，有人被提名，但被取消资格，因为我们的章程内关于其他机构投票的规则，和/或有什么“访问注册管理机构敏感数据”，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那个流程有点笨拙。

我不知道西奥是否希望大力参加章程修改过程，但是我们希望能在六月份的约翰内斯堡会议出台一个新的章程，以便简化我们的流程，使其稍微清晰点。当然，社群的其他人可以查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犯一些可怕的错误。

我想说，广泛来看，目前 RSG 关于成员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有合并问题。一些较大的注册服务机构不断收购较小的注册服务机构，这使得我们的成员数量减少。好笑的是，我所在的公司刚刚收购了 Enom。GoDaddy 最近收购了 HEG，所以存在合并情况，并且随着我们的行业成熟，其中有很多正在瓦解成较小的实体。

另一个大问题是，我们看到亚洲注册服务机构数量有所增加，尤其是中国，而我们没有足够的去接触和欢迎他们，并确保他们有充分参与的渠道。所以我们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并且我们正在与 ICANN 合作寻找改善方式，提供更多的翻译资源。

但最近有几个来自中国的新的注册服务机构加入了利益相关方团体，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但是我们仍然有工作要做，以确保我们能够纳入这些观点，提供资源，确保一切运转良好。

广泛来说，地理多样性有点麻烦。我想拉丁美洲有六个 ICANN 认证注册服务机构。太少了。对于非洲来说，或多或少也是如此，因此要在北美和欧洲之外招募成员是比较棘手的。请讲。

山姆·兰弗兰科

(SAM LANFRANCO):

这可能是个天真的问题。我是个经济学家，我一直在研究注册服务机构区域的集中度。它看起来像是双寡头或寡头垄断。但问题不是这个，但我也在 NCSG。除了你们如何自我组织以及你们的章程如何运作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的这些问题之外，关于你们讨论的事情的实质，你们在内部讨论哪些不保密的事情，但我们 NCSG 方面不会自动发现？

你们全力对付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应该了解，因为我们也应该全力对付它们。

格雷姆·邦顿:

谢谢。我看到米凯莱想要发言。我认为我们内部没有太多要全力对付的事情，也没有你们还不知道的太多非常机密的东西。WHOIS 相关的问题，显然是隐私和代理问题，我已经与工作

组中的很多人合作过了。当然是交叉核实。如果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我认为这值得深入关注。米凯莱？

米凯莱·内伦：

谢谢。我只是想让格雷姆的声音能够不时中断一下。正如格雷姆所说，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要成为成员，你必须是 ICANN 认证注册服务机构。不能仅仅因为你想成为成员，或者想成为注册服务机构，或者对域名或类似的东西有三分钟热度，就能成为成员。

成员非常多元化。有的注册服务机构可能有两个全职员工，大型公司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员工分布在不同的业务部门，可能他们有十个员工在域名部门，或者 GoDaddies、Web.coms 之类的非常大的公司。

除了 ICANN 政策之外，我们在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内部讨论的事情是实施这些 ICANN 政策或者处理关于这些事情的挑战。对于我们在欧盟的人来说，一些人一直在尝试与 ICANN 讨论一些事情，比如说让他们以欧元计费，因为用美元给他们付费很麻烦。

有一个愚蠢的现实问题：ICANN 花了大概 50 美元给我发了一张 20 美元的发票，而我花了 100 美元来支付。这是非常愚蠢的。另一件事是尝试让这些东西转化到我们的日常运营中。我们不能就定价和那类事情进行讨论，因为这将是一 — 我们正在

陷入竞争领域，而这是不被允许的，但有一些事情，比如数据托管。

再讲一次，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还不习惯使用 Iron Mountain。是的，我们可以用其他人，但我们必须支付额外费用，而我们支付给 ICANN 的费用中已经包含了支付给 Iron Mountain 的费用。可能还有其他事情，但我已经说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保密的东西。都非常公开。

格雷姆·邦顿：

谢谢米凯莱。我看到丝黛芬妮在等候发言。在她讲之前，在你谈到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内部的寡头时，你提到了一个我之前没有非常关注的看法，这是米凯莱提到的看法。是的，最大的五家或者十家注册服务机构相比于很多其他机构来说非常大，但很多其他机构是有意不做大的。它们的商业模式非常不同。它们是品牌保护，它们是公司注册服务机构，诸如此类的。

所以我们一起合作，一个成员等于一票，不管你是 GoDaddy 或者 Tucows 或者 Ascio，或者小小的 Blacknight，规模很小的注册服务机构之一。

爱德华·莫里斯：

芝麻绿豆那么大。我们在新 TLD 中排在第 256 位，在标准 gTLD 中大概是 260 位。

格雷姆·邦顿：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舍入误差。

爱德华·莫里斯： 个子不高的加拿大人被允许用麦克风说话时，总能把我逗乐。

格雷姆·邦顿： 好的。尽管这样，对于大多数卖域名的人来说，卖域名并不是他们的主要业务。这不是他们赚钱的方式。他们通过其他东西赚钱，所以他们的主要兴趣并不是那个业务。所以在看 RSG 内部的成员时，你需要考虑所有这些背景。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谢谢。我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大问题，跟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整体规模问题和全球性质有关。我昨天看了格雷格·沙坦在问责制 CCWG 上讨论了管辖区的问题。现在这是个复杂的大问题，但你们本质上是全球运营的，对吧？米凯尔也许现在可以卖给我一个 .ca，不知道行不行？不行？不喜欢我们吗？好吧。

我认为 ICANN 没有调整。不仅仅在于坚持用美元交易，坚持用 Iron Mountain 之类的愚蠢的事情，还在于我们需要的很多其他事情，当然，为了隐私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本地化，或者说我们需要承认，数据不会去往各种点。换句话说，有点像是云控制。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再谈论我们在工作阶段 2 中谈论的模糊的、空泛的东西，开始讨论我说的这些问题？我是不是有点刻薄？我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从美元问题谈起。天哪，每次我拿到小的可怜的按日支票，我都有种抽调资金的感觉。在如今是没必要这样做的。他们可以用任何东西向我支付，我不在乎。

我们没有讨论实质问题。如果 ICANN 是全球性的，它就应该在全球运营，对吗？不管怎么样，我想暂时停止争论了。我不想一直说下去。我还有其他问题。

格雷姆·邦顿：

谢谢丝黛芬妮。有人想要回应丝黛芬妮吗？西奥，请讲。

西奥·吉尔茨

(THEO GEURTS)：

这是 ICANN 内的一个问题，只要联合国内有基本权利，如第 12 条，我们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隐私权在这个社群不被接受，如果有几个利益相关方团体反对它，那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现实，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解决它。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你，乐观的西奥。

丝黛芬妮·裴琳： 是的，我们现在都可以回家了。

格雷姆·邦顿： 你说你还有其他问题。我们也许应该看看我们的 — 我们还有 50 分钟。会议是一个半小时。我看到没有其他人要发言，所以丝黛芬妮，如果你还有其他东西要分享，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接着我们回头来看看议程。那么，有个隐私问题，RDS 与详尽 WHOIS 隐私和代理有冲突。

丝黛芬妮·裴琳： 是的。

格雷姆·邦顿： 我认为这些与你的问题有点重叠。

丝黛芬妮·裴琳： 确实是，所以我刚才暂停了，说我可以等待议程上的下一个事项。

格雷姆·邦顿： 开火吧，丝黛芬妮。如果你有问题，或者希望发起讨论，请继续。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插一句话，是的，我们继续吧。议程上最大的问题就是隐私相关问题，丝黛芬妮已经准备好讲这个了。

丝黛芬妮·裴琳： 好的。我想大家现在都知道有一群数据专员 — 我是在读给任何远程操作而不知道这一点的人听 — 受欧洲理事会的邀请来到 ICANN。他们周一过来。我没有准确的最新日程表。我们正在等待欧洲理事会的彼得·金皮安汇报最新情况，他现在应该在这里，但还没有出现。苏菲·库茨也会来这里。

重要的是，欧洲数据保护监督员乔凡尼·布塔雷利会来。第 29 条工作组的副主席，也是荷兰数据保护专员 —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抱歉 — 以及联合国隐私权特别报告员，我想大概是一年半之前被任命的。他叫卡纳塔西，他来了。

他们想让乌拉圭数据专员过来，了解来自南美数据保护专员的不同观点，因为南美洲有很多数据保护法。人们总是声称这个问题只是欧洲的问题，但据最后一次计算，显然有 110 个数据保护法并不是在欧洲。

遗憾的是，乌拉圭数据专员不会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替代人员。另外，最后关头，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保护监督员卡罗琳·戈曼，只是在星期一过来。她很有趣，但我忘记带过来了，抱歉，我有一本针对国际刑警组织内的数据保护官员的最新指南。

这很有趣，因为当然，RDS 工作组中有关执法、公开访问和匿名访问的需要还有很多争议，其中一些在他们的指南中有说明，我现在还没找到在线的链接，但老实说，我还没怎么研究过，也许她可以帮助我们。

我想鼓励任何人、每个人参加各种会议。我知道在 NCSG，不管谁已经离开，我们已经设法为星期二做好准备了。不是乔凡尼·布塔雷利要在周一离开。但会议是在星期一下午，尽管所有发言者并没有很多时间来发言，但他们会通过麦克风回答问题，所以这是值得参加的。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我只是想宣传一下，确保大家都知道，这有点重要。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和数据保护领域的高级官员进行公开对话了。我记得上次还是 2004 年或者 2005 年。最近几年他们肯定没有来。实际上，布塔雷利在还是意大利 DPA 时来过一次，大概是 2004 年左右，而 [瑞德塔] 先生是上一任意大利 DPA。他是第 29 条工作组的领导。

并不是说这些人这些年来没有干预过，没有发过东西。ICANN 只是忽略了他们。谢谢。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格雷姆·邦顿：

谢谢丝黛芬妮。山姆？

山姆·兰弗兰科： 我对这些问题有一些疯狂的想法。与此同时，丝黛芬妮提供的名单几乎是我所说的那些正在考虑最佳实践的团体，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最佳实践。与此同时，现在居住在两个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正处于拥有自己的内部实践的国家体制之下，好像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全世界有 35% 的人生活在中国和印度，那里正在发展的体制会影响到我们正在做的东西，但是我没看到对话。

格雷姆·邦顿： 谢谢。我认为其中一些对我们的欧洲注册服务机构非常重要，他们非常关心那里的数据保护以及他们如何存储数据，谁根据当地法律有权访问数据。对北美来说，可能这种情况少一点。嗯？是的，当然。

达茜·索斯韦尔： 特别是新的 GDPR，我想北美人必须真正改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以这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格雷姆·邦顿： 好的。非常合理。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欧洲和北美之外的注册服务机构的同事还没有发表意见，但也许帕姆坐在那里，她可以参与，可能有一些想法。不要？好的。但这无疑是我们在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内部讨论和非常关心的东西。

之前也提到了 Iron Mountain 以及如何存储数据，ICANN 与谁签合同存储数据，我们保存多久。这些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也许应该与社群的其他人展开更广泛的对话。

米凯莱·内伦： 谢谢。我想说几点。首先，ICANN 还没有任何形式的隐私官。

丝黛芬妮·裴琳： 也没有让人执行的政策。

米凯莱·内伦： 我知道你会那么说，丝黛芬妮，所以我就没说。即使是在像我们这么小的公司中 — 格雷姆一直在提醒我，我们公司真的很小 — 谢谢格雷姆，至少我能看到在方向盘上 — 欧洲任何一家公司的最佳实践是至少有一名员工的角色是数据保护/数据隐私的联系人。

ICANN 作为一个组织，目前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有 300 多名员工，并担任数百个注册服务机构、数千个注册管理机构的数据控制者，并通过合同针对大量个人信息颁布了政策，但他们没有隐私官。当有人向他们提出时，他们似乎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想解决它，但他们似乎非常高兴地离开，在世界上各种奇怪地方的办公室里面推人，并且没有特别好的理由。

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ICANN 为我们大多数人设置的主要联系人实际上是在欧盟之外的，我们觉得这有点奇怪，所以我们若是要成为投诉人，要求处理我们可能收到的关于域名和客户各种查询，我们就不得不传输数据来回答欧盟之外的查询。

现在，当然，我们可以说不，但如果我每个域名注册赚 50 美分，却要花每小时 300 欧元来合法地对抗，拜托，现实点吧。所以有很多问题，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短期到中期解决其中的大多数问题。

格雷姆·邦顿： 谢谢米凯莱。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我不应该说的，但是米凯莱，现在有一个投诉官。

米凯莱·内伦： 然后呢？

丝黛芬妮·裴琳:

我想回应一下山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与印度和中国对话？从数据保护角度来看，这种对话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在发生。显然，跳探戈舞需要两个人。现在不仅仅是第 29 条工作组，当然第 29 条是欧洲的数据保护监督员。

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如果有人要链接，我可以发给他。我还可以给他们一个很长的名单，来自 — 他叫什么名字？澳大利亚的那个人。亚洲数据隐私。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亚洲数据隐私，你就会找到这位法律专家的名字，我已经认识他 30 年了，现在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这就是生活，是吧？不管怎么样，法律很多。还有一个国际会议。我想去年它是在摩洛哥举行的。有一个新的摩洛哥数据保护专员。

所以那个对话是通过这些工作组和国际数据保护和电讯工作组进行的，后者是个令人讨厌的工作组，研究的是数据保护中令人讨厌的问题。这没有来到 ICANN。在我看来，ICANN 仍然将这个这看作是加州与欧盟的斗争。我想这是在继承伟大的传统，ICANN 诞生于 1998 年，也就是指令生效的那一年。

他们还在斗争，还在给欧盟国家施压，让它们不要实施指令，让指令不能通过，所以这是长久的斗争。但世界在继续，所以我认为我们最好能促进更好的对话。

欧洲理事会对此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欧洲理事会修改了公约 108，如果其他人不提问的话，我还会继续讲隐私方面的东

西，让你们烦死，直到你们翻白眼。但是，公约 108 已经更新了，欧洲委员会正在努力让每个人签署，和网络犯罪条约一样，而在策划网络犯罪条约时，那些在政府中的人说：“为什么你们要说这和人权有关，如果人们要签署网络犯罪条约，为什么不让他们签署公约 108 呢？”

这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些执法问题，因为它有约束力，你必须在你的司法管辖区出台法律，实现承诺。但是我不知道欧洲理事会的人来这里时会不会谈到签署公约 108 的价值，但工具是对每个人开放的，他们一直在尝试促进国际对话，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

格雷姆·邦顿：

谢谢丝黛芬妮。对我来说 — 戴维，你是在排队等待发言吗，还是只是在伸懒腰？是在排队吗？好的。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在隐私方面。虽然我们已知，你们已经在很多方面达成联盟，但我们还需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伸出援手，积极沟通，并共同推动一些职位。

也许这些会议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但让我们试着确保我们进行这些对话，并且我们能共同努力解决其中的一些数据隐私问题。戴维？

戴维·凯克:

米凯莱说 ICANN 没有隐私官，这有点令人震惊，我表示同意。我们在隐私方面的问题之一，是 ICANN 有点像是在故意忽视很多细节。他们不想设置隐私官，那么他们可能要做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我们一直都在进行这些对话，而 ICANN 方面真的缺乏对这些对话的显著认知。

我认为可能值得做的事情之一是，通过我们各自的董事会成员联系人和事情，真的开始问：“为什么 ICANN 没有这种制度认知？”我们社群在隐私制度认知方面做得很好。我们中的很多人对此都了解很多。与丝黛芬妮以及每天在注册服务机构都要应对它的人来说，我可能还算不上了解很多。然而，ICANN 似乎并不想具备这些认知，更不用说拥有这种认知。

它真的应该得到重视。我已经不断讲了好几年了，获得了当时的 CEO 的一些鼓励和认可，但仅此而已。“噢，是的，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然后从来没有有什么行动。ICANN 仍然缺乏，也许我们可以继续工作 — 这是我们能够协调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试着改善制度，而不是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对付它。

格雷姆·邦顿:

当然。谢谢，戴维。丝黛芬妮和米凯莱想要发言。总是同一个人在发言。我们需要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找到一些能让我们产生紧张感和分歧的地方。我不知道这是不

是我的即兴之词，但这可能会让气氛更活跃一些。现在我们要看看议程上的其他项目了。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你看透了我的心思，格雷姆。我要指出的是，格雷姆曾经邀请我来参观 Tucows，但是当我开始谈论“如果 ICANN 不听劝，也就是关于数据保护的微妙对话，我们就得开始一场全球性的活动，就像拉姆·施莱姆斯一样起诉他们。”在那之后我没收到邀请。

事实上 — 这个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不会告诉你们 RDS 斗争的所有细节，但几天之前有人说：“那么，如果数据专员一直再说这个，为什么他们不采取执法行动呢？”这是因为在执行数据保护的过程中，他们确实依赖于理性的对话，当他们告诉你违法的时候，他们希望你注意点。他们不希望你等到收到法院传票时才发现这个问题。

知识产权社群中的情况不一样。这是“法庭上见”，是谁先使用的时间标记，你是否能给某种颜色注册商标，我认为这令人震惊。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法律体系，如果唯一能让 ICANN 听进去的事情 — 因为这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 是一大堆鲁莽的投诉，不幸的是，很多投诉直到最近才到了倒霉的注册服务机构的门口，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发起这样一个活动，而我可以。

每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可能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可能会有一些司法管辖区支持 ICANN 的做法。就像抽签一样看运气，但通常来说，你要挑选在哪个司法管辖区提起申请，最好是最有利的司法管辖区。直到最近，奥地利一直都是很好的司法管辖区。爱尔兰最近的处理量很大，但现在进入欧洲法院的案件最后也能得到很好的意见。

从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我们也得到了很好的意见，不幸的是，包括 Tucows 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在隐私方面做得非常好。澳大利亚还没有。这就是我们正在走向的一种可能性，而这不是设置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要产生的效果。所以我们可能不得不做这个，我不愿意在这个地方投入六年多的艰苦奋斗，用头撞墙来斗争。

时钟在滴答作响，在我看来，我们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如果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没有任何进展，那么就回到法院系统。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合作的动力，我们要弄清楚如何才能让这个对话发挥作用。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丝黛芬妮。还有这方面的意见吗？米凯尔，抱歉，你还在等着发言。

米凯莱·内伦： 谢谢，格雷姆。我想我们今天就隐私的各种方面以及这对我们运营的影响达成了一致。所以其中的收获是，我们不要合作或试着合作进行一些小小的战斗，而是要掀起一次重大的战斗。例如，促使 ICANN 设置专门的隐私官，或者无论是什么具体的职位。

在注册服务机构这一方，ICANN 不断地让我们相信，会有一套清晰简单的流程让我们能获得关于我们在 2013 RAA 中有义务处理的数据保留的豁免书。我们公司是第一个请求上述豁免的公司，但是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才获得豁免，而我认为获得豁免的唯一原因是接下类的 ICANN 会议是在都柏林举行的，而我在做的私事让他们感到尴尬。

会议桌上我所知道的其他欧洲注册服务机构已经处理过此事了。理论上，我认为我最终得到了它。你们呢？你们得到了？理论上，你们花了多长时间？

西奥·吉尔茨： [2.5 年]。

米凯莱·内伦： 记录一下，两年半获得豁免。我不知道 One.com 或者 Larson Data 或者这张桌上的其他人有没有设法得到它，但不管你问哪个注册服务机构，都没有人能在一年之内得到，大部分都花了两年多。

格雷姆·邦顿： 谢谢米凯莱。我看到西奥在等候发言。

西奥·吉尔茨： 我再补充一下，还有注册服务机构没有得到它，他们已经等了四年了。所以这说起来很遗憾，现在都 2017 年了，仍然有注册服务机构还没有得到豁免。

格雷姆·邦顿： 不可思议。西奥，你认为是 ICANN 在拖拖拉拉，还是注册服务机构不懂怎么勾选方框，跳过流程？还是两方面因素都有？

西奥·吉尔茨： 不，我不能为这个注册商说话，因为我肯定不是为他们工作的。我的观点是，不赞成 ICANN 拖延这个问题的观点，这是 ICANN 不愿意承认该国的具体法律，这就是整个问题。我们的数据留存弃权请求也有同样的问题。

到了某个时间点，我们就再也没有对话了，因为我们会像这样：“这些是法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遵守它，但 ICANN 的要求，我们不能遵守。”这是 2013 年的事情，大概是十一月份。我们不再彼此对话，因为没有任何进展。六个月之后，ICANN 突然回来来找 [这些] 注册服务机构，这是个集体流程。

六个月之后，ICANN 突然回来，这样说：“如果你们要更改这些文字，像这样这样这样”，我们的律师研究了一下，我们又

取得了一些进展。然后又再次对话了，像这样“不，我们不会签署你们提供给我们的这份数据保留豁免。”这花了很长时间，而且仍然在进行中。

格雷姆·邦顿： 谢谢，西奥。好的。山姆，对吧？山姆和米凯莱在等待发言。

山姆·兰弗兰科： 你会认为这个数据保留问题将成为 ICANN 的 DNA 的一部分，当它出现时，就像一只看到狐狸的猫一样：“我们得立即做点什么，不然我们就会被吃掉”。ICANN 没有这样回应，所以我没有其他的方法，只能说：“好吧，它需要一个负责这个问题的官员”，只是要有一个避雷针，一个你可以继续轰击的地方，说：“好吧，问题会加剧，直到你们回应为止，直到你系统地回应，而不是一次一个地间歇性的回应。”

格雷姆·邦顿： 谢谢山姆。米凯莱和丝黛芬妮要发言。我打断一下。很显然，大家对 ICANN 设置隐私官很感兴趣。我认为我们中有很多人对于在 ICANN 内部设置新的职位感到畏缩，因为这是非常昂贵的，并且本质上我们的用户要花费更多的钱来资助这些事情，而且会增加组织内的官僚主义。所以当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可能还要考虑一下，但也许这里有一些你们想要推动的东西。米凯莱和丝黛芬妮，接着我希望更多的人发言。

米凯莱·内伦： 谢谢。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基于我们许多注册服务机构尝试与 ICANN 交涉的经验，也是在 RDS PDP、ThickWHOIS、RDAP 等方面进行的大量的讨论中。大家对隐私的运作方式缺乏了解。大家不愿意理解我们。还有一个 — 我该怎么办？感觉他们好像觉得这很麻烦，不想理解它。

我们在豁免流程中的经历令人非常沮丧，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隐私立法的条文，并且拒绝理解，所以我们最终只能回到我们的外部法律顾问那里去，说：“好吧，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是这样做的。” 为了通过他们设置的愚蠢的考验，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合法答案呢？

而这么多人被卡住的原因是因为 ICANN 回复你的内容会让你的律师挠着头说：“这个白痴是谁？他们到底要求我们做什么？这没有道理。”

格雷姆·邦顿： 谢谢米凯莱。我想跳过丝黛芬妮，直接让塔帕尼先讲。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想对隐私官问题简单说两句。我觉得很令人吃惊，因为在欧洲，只要是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就必须有一个隐私官。至少在芬兰，我想这是欧盟指令规定的。如果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有一个兼职隐私官。如果规模足够大，那么就一定要一个全职隐私官。

而 ICANN 绝对足够大了，应该有一个隐私官。尽管它可能会需要一些成本，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最终节省资金，避免浪费不必要的时间来试图查明谁在做什么、浪费资金。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促使 ICANN 设置隐私官，就像一场战斗一样。不管什么时候遇到马跃然或者董事会成员，就问他们：“为什么 ICANN 还没有隐私官？”尽量让这件事完成。

格雷姆·邦顿：

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实现的目标。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想，设置隐私官的要求实际上来自德国。他们公司内部有这个要求，然后扩散了。这很好。我想强烈要求我们要非常注意隐私官是谁任命的，他们如何选拔隐私官，以及这个人的独立性。这属于“注意你要求的是什么”类别，因为 ICANN 目前会挑选我们所说的隐私守门员。也就是会偏离所有隐私倡导者要求的那个人。

生活已经够艰难了，我不需要比我权力高得多的那个家伙坐在董事会指示的办公室里，说：“这绝对是你知道的。你不必听她的，因为我们很好，而且我们都是合法的。”事实上，ICANN 法律部门对隐私提出的法律意见没什么用。他们不会在法庭上帮助你。他们只是为了捍卫现状。所以我对于我们会有

一个独立任命的人并不乐观。我们得挑选某个人，应该是听从指令的某个人。

这就带来了关于任命的更广泛的问题。我还没有调查这个新的投诉官，但我听到很多人抱怨说，这个人的独立性如何？我认为这些官员必须是独立的。ICANN 实际上是将政府流程替换为多利益相关方组织。在政府中，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设置不处于司法部门或财政部门控制之下的独立的议会官员。我认为 ICANN 还没有发展这一方面。我当然没有 — 我想不到例子，隐私官最好是独立的。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丝黛芬妮。达茜在等候发言。达茜？

达茜·索斯韦尔：

谢谢。我认为与所有这些一致的是，我认为另一个挑战是，即使他们去外面找到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来担任真正的隐私官，他们也会遇到很多阻力，因为总体来说，ICANN 的思维方式将发生根本转变。昨天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聊了一会儿，我和一些人聊了一会，有趣的是，我们都来自不同的社群，但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整体的思维方式将要发生根本转变，一个隐私官 — 即使他们非常重视全球隐私概念 — 也不会自行进行这种转变。

格雷姆·邦顿： 谢谢达茜。我认为对于推动这件事，我们达成了相当一致的意见。隐私官 — 顺便说一下，投诉官是克里斯塔·派巴克 (Krista Papac)，她是 GDD 员工。据我所知，她不是 —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 ICANN 公司内部组织这个角色的，但是她与其他方面相当融合 — 至少在 ICANN 的其他运营中，至少对于签约方。

我们还剩 20 分钟的时间。我想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米凯莱又举手了。你能在十秒钟之内讲完吗？

米凯莱·内伦： 我尽量。我只是想说，NCSG 想让我们了解一些东西，因为一直是我们在讨论。这最好与隐私无关。

格雷姆·邦顿： 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我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人，米凯莱。我们最近在冰岛有一个闭会期间。遗憾的是，我只能通过远程方式收听，但他们尝试让非签约方机构有一个小小的“kumbaya”（来吧，来吧）时刻。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 GNSO 重组的，因为这显然在我们机构的商业方同事的议程上，而且几年之内还会有一次 GNSO 审查。现在机构的非商业方正在进行 ALAC 审查，并从

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但在下一次 GNSO 审查的背后，是我们的同事想要再次推动的重组。

格雷姆·邦顿：

谢谢丝黛芬妮。我想让参与这项工作的达茜详细讲一下，但我认为，广泛来说，我们非常关注 GNSO 重组，因为我们与 ICANN 签了合同，并且我们与注册管理机构也有合同。在 GNSO 结构内，我们有一定的权力来控制哪些内容会成为合同的一部分，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显然，开放变更存在很深的基础性的风险。达茜？

达茜·索斯韦尔：

谢谢。是的，在实施过程中，一直在开展工作的章程起草小组 — 我们本周晚些时候将会面 — CSG 方面在大力推动重组。它是在重组整个 GNSO 还是重组理事会的运作方式，是个热门话题。我认为这令人担忧，原因有很多个。显然，对于我们签约方，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我不知道对话在闭会期间进展如何，所以如果能听到一点详细内容，可能会比较好。但我知道这开始有点像是在打转转，而我们需要控制它。

丝黛芬妮·裴琳： 为了让我不要再发言，也许我们应该聊聊天，讨论一下目前的状况。

格雷姆·邦顿： 塔帕尼先讲，然后是山姆。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在闭会期间，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谈很多关于重组方面的事情。在海得拉巴与 CSG 就此召开会议时 — 可以说举措基本上被遗忘了 — 这对于提出举措的某些 CSG 人员来说，或多或少有点尴尬，所以并没有 — 并没有公开目前具体在做什么，但可能有一些东西。据我所知，没有什么是公开的，但我知道，有些人仍然想要它，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提出一些新的提案。但在闭会期间，还没有对发生的事情进行具体的讨论。

山姆·兰弗兰科： 好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东西，主要是来自我这一方，NCSG、NPOC，以及 NCSG 的成员，我们主要代表非商业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我们不代表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因为他们的人非常多。而他们对正在做什么一无所知。

现在这种外展和教育是完全 — 是善意但不充分的。无论如何，不能从这些发动攻势，但从公民社会 NGO 的现实角度来看，从这里发起的攻势都没有组织好，不是针对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

在的利益社群团体，尤其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地区。那么在 NCSG 方面，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如何呢？凳子脚很细，很脆弱。

随着互联网治理变得非常重要，ICANN 在海得拉巴召开了会议，而克什米尔封闭了。我们在那里时，印度政府关闭了互联网和手机，除了到克什米尔的政府手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什么也不能说。而那里的团体 — 他们在挥手，我们没法听到他们说些什么。

所以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社群的绝大部分都不在这里，除了少数处理社群问题的人，但不能以任何真正的方式代表社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通过 GNSO 审查等等，如果米凯莱有时候感觉到界限，从我们这里来看，米凯莱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

格雷姆·邦顿：

谢谢。这是一个有趣的背景。关于这个话题，还有谁要发言吗？没有？好的。喔，丝黛芬妮。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抱歉，我说的太多了。米凯莱也说了很多，怎么不道歉？

格雷姆·邦顿：

他道歉了。

丝黛芬妮·裴琳:

他有吗？道歉是免费的。不管怎么样，正如塔帕尼所说，关于重组的讨论，表面上还没有任何东西，但在地下秘密进行，就像埋在地下的水银桶一样。某个地方在渗漏。我的个人观点和你们的很像。我们的利益不仅与实际应对客户的人密切相关，而且我不认为任何政策内容或成本对商业团体的影响与对最终用户和签约方的影响相当。

所以我在隐私方面想要实现的目标都要花钱。我很清楚这一点，我想知道谁会来付钱。我听到 IP 的那帮家伙说：“为什么数据保护的哪些家伙没有强制执行？”访问数据的那个人不会被硬拉到法庭来支付数百万欧元，对抗最高法院的案例。

所以我认为有一个联盟。存在非常严重的风险，因为对于我们在 ICANN 的角色方面，非商业方存在根本的分歧。对于我来说，山姆刚刚所说的是在 WSIS 做的，我不太确定我更愿意看到 WSIS 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并获得更多的钱，还是将其引入 ICANN，因为我认为 ICANN 在这个领域的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工作，而我们做的很多外展工作，并没有带来训练有素的、已经做好准备或能够做好艰苦的政策制定工作的人。

增加外展并没有帮到我们。它增加了风险，因为很多人不了解深刻政治可能被旅行食物、座位和金钱所诱惑，并且将推翻目前 GNSO 的平衡状态。所以我猜这是个非常生硬的声明，但你们应该关心在我们这一方发生了什么。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这是个很好的提示，丝黛芬妮，确保我们那样做。山姆，是你要发言吗？

山姆·兰弗兰科： 是的。我只想补充说，我们的选区不会在 ICANN 内部解决。我们会在外部做这个工作。我想明确一点，和丝黛芬妮说的一样，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任务引入 ICANN。ICANN 只做了一点工作，做的非常糟糕，但这是另一个房间的另一头大象。这是个庞大的大象，必须在其他地方解决。

格雷姆·邦顿： 当然。谢谢，我认为这可能是注册服务机构不太理解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活跃在我们空间的人是我们的选区成员。当然，我认为有 2000 多个认证注册服务机构，但实际有意义的注册服务机构大概有几百个。米凯莱？

米凯莱·内伦： 就那方面来说，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成员占全球域名注册的 90% 左右，因为大部分最大的注册服务机构是成员。在 GoDaddy 与 Tucows 之间，由于现在 Tucows 现在大得离谱，这意味着格雷姆的预算高得多，稍后会为我们的所有啤酒买单。谢谢，格雷姆。在两三个这些公司之间，他们控制了大量域名注册。有一两个注册服务机构虽然很大，但不是成员，但他们是少数派。

格雷姆·邦顿： 谢谢米凯莱。提醒大家一下，我处理政策事务，而不是销售事务。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听不清]

米凯莱·内伦： 不是说加拿大人很友好吗？

格雷姆·邦顿： 在那方面并不是。友好可不会签署我的费用支票。好的，还剩八分钟。我认为我们讨论的很不错。我再提一下，有一小部分注册服务机构非常担心隐私和代理问题。我知道 IRT 里面有你们机构的一些成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下午 IRT 有一个针对相关方的工作会议。我很肯定。我们已经有冲突了，所以有的人会去，有的人不会去。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时间进行这个讨论，但是我们两个机构都应该意识到，公共安全工作组正在制定一个框架。我甚至不知道在 IRT 内采用什么机制来集成这个框架。如果它出台后感觉像是个政策，那么它应该是在 PDP 内完成，而不是 IRT。所以 IRT 内部会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如何适应公共安全和 GAC 要做的工作，以及他们担忧的问题。

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会议。如果你关心隐私和代理，那么参加会议可能比较有趣。我们要确保在达成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虽然在注册服务机构这个问题上，其实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立场。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抱歉我又要讲话了。但我认为在参加 PPSI 实施方面，我有点形单影只。而且我发现，这经常会与我参加的其他团体冲突，例如理事会和 RDS PDP，老实说，我觉得我不能错过任何一次会议，我想我只错过了一次。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如果有什么浮出表面的话，我会非常担忧。我一直在呼吁制定政策并予以实施，我意识到我们在最后一刻不得不提出妥协，感谢你们这些参加协商的人。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纳入政策决定并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实施？所以我正在等待这艘潜艇浮出表面，如果我没有参加会议，而你在，请给我打电话，找到我，因为我也许可以缺席某个 RDS 会议。改变一下也许会感觉好点。谢谢。

格雷姆·邦顿：

我认为 RDS 会议是无休止的。

丝黛芬妮·裴琳：

是的，而且很痛苦。

格雷姆·邦顿： 所以也许你可以缺席一两次。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吗？我们大约还剩五分钟的时间。我看到米凯莱举手了。我感觉我们听了很多 — 其他人不想参加讨论吗？没有？米凯莱，请讲。

米凯莱·内伦： 格雷姆，你之前提了一下交叉核实，但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对于 NCSG，你们确实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我需要解释吗？也许我需要解释一下。好的。在 2013 年的合同中有一 [套] 合同条款，但要以一些事情为条件，所以目前还没有生效。

从本质上讲，这有点像是折衷的措词，因为当我们商定这个合同时，我们绝不会同意这一点，而 ICANN 也绝不会让我们签订一份不包含这些条款的合同。本质上来说，这是关于以某种方式使用 WHOIS 来验证人们的身份。抱歉，这有点像是直升机阴谋论，但我想说清楚一点。

交叉核实的理念是，你要检查这个国家是否存在这个镇，这个镇是否存在这条街，这条街是否存在那个门牌号的大楼。这非常好，有点像是“我想不到任何理由说它不好”，但事实上，谁都没有这些信息的数据库。我是说谁都没有。没有哪个实体有涵盖所有这些信息的全面的数据库。其次，做这些工作的成本。

比如说，我住在可能被视为第一世界的国家，你们可能听说过我们国家。对于我来说，要真正向我们残忍的政府核实，我有

权在下一次选举中投票，我有一个可以使用的在线工具，但由于他们记录我的地址的方式，我永远无法确认我有一张选票。是的，我一直有一张选票，我发现这很滑稽。

提供你的送货地址信息，你没法知道他们记录地址的方式，这是对第一世界国家而言的。如果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经济，那么就会变得一团糟。更不要说那些不止一个剧本的国家了。

格雷姆·邦顿：

谢谢米凯莱。是的，这一点提的非常好。交叉核实对发展中世界的影响比对大部分欧洲和北美的影响要大得多。我们可能会阻止一些人注册域名，这很糟糕。我们很久之前就应该处理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有两分钟，还有不少人举手。其中一个卢素卿，我们还没听她发言。那么让我们听一下吧。

卢素卿：

大家好。我是卢素卿。这是我第一次以注册服务机构的身份代表阿里巴巴。当然我要谢谢你们，我是团体的新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些会议，所以我目前还在学习和聆听中。我们希望未来能以更有意义的方式为讨论做出贡献，特别是在隐私、数据保护方面。显然，阿里巴巴正在成为全球运营公司，这些话题和问题将大大影响我们的业务和我们的运营。所以我们对这些话题非常感兴趣，将来会参与这些讨论。

这并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交叉数据核实问题。我只是有点疑惑，因为 2013 RAA 出台时，我还没有来。我只是想知道，在如今的数字时代，我们已经很少用邮寄信件了，为什么一定要验证邮政地址呢？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我们一

米凯莱·内伦：

我们也不清楚原因。你问错人了。

格雷姆·邦顿：

我认为这是执法部门的要求。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快没时间了，WHOIS 中的很多数据合并了，注册人信息也是交易信息，支付域名或者购买域名的人的信息必然会进入 WHOIS。但情况并非如此。我是以个人身份来说的。因为在 Tucows，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人们会说：“看，亚马逊和谷歌以及随便什么人都能验证谁在交易。”但这不是重点。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交易。我们是在讨论 WHOIS 数据。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看到其他人举手了，但现在已经 10:30 了，有人还要去其他地方开会。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已经要求将这次会议翻译成中文，作为外展的一部分，并促进互动，但并没有翻译，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翻译会议记录。

我看到塔帕尼还有话要说，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参加会议。我认为我们的讨论非常热烈。希望我们将来能开展更多讨论。塔帕尼？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我想谢谢你邀请我们。我认为这很有用，我们应该让它成为一个传统。继续这样讨论下去。那么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继续讨论吧。谢谢。

格雷姆·邦顿： 好的。谢谢。好的，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会议。现在会议结束。

[文稿完毕]